

羅斯福的理想是什麼？

希望在我們自己身上（內政漫談）

華萊士演說前後（從輿論看世界）

我們反不如戰敗的日本嗎？

新聞報導與外交政策

莫洛托夫呼籲特里雅斯特駐軍之撤退

原子彈是紙老虎嗎？

巴黎和會內幕（六）

孫寶毅

關夫

華叔甫

萬武

林雷

國超譯

勞倫斯

蘇生

# 再生

第一三二期

三十五年九月廿八日出版

## 羅斯福的理想是什麼？

孫寶毅

美商務部長華萊士於本月十二日發表演說，主張下列四點：（一）斥責原子彈第一政策，（二）警告英國在近東的帝國主義政策，美國必須不讓英國的均勢操縱來決定美國是否或何時捲入戰爭，（三）美國應在互讓的基礎上，維持對蘇友好，（四）中國各黨各派合作基礎上的和平統一，正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華萊士的演說，顯然與美國政府的現行外交政策，有些出入，所以引起了美國國內及國際間的軒然大波。結果，華萊士終於辭職了。

華萊士是杜魯門政府中的故羅斯福總統新政路線的唯一的碩果僅存者，現在亦被迫退出了，於此，我們不能不發生一個疑問，就是杜魯門繼羅斯福就任總統時的首次演說中所說的話：「我將以我全部精力及整個心靈支持並保衛羅斯福的理想」，是否是廢棄了？

什麼是羅斯福的理想？杜魯門現行的政策是否按照這條路線？杜魯門是否遵守了他的諾言？在現時是頗值得我們研究的。

下面這篇文章，寫於羅斯福總統逝世的第三日，登載於重慶「民意」第二卷第三期，因有助於我們瞭解羅斯福的理想，所以在本刊重登一次。原題是「協助杜魯門保衛羅斯福的理想」。

• 作者附識 •

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最耗傳來的時候，大家除了痛悼的情緒以外，內心還有一種無可否認的隱蔽着的擔憂，就是恐怕沒有人能夠繼起完成羅斯福的偉大崇高的理想。這種擔憂，就是副總統杜魯門也深深的感覺到。所以，當他依照憲法的程序，進入白宮執行總統的職務後，於四月十六日立即向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首次演說道：「我現在以深厚的謙卑的心情，籲請美國全國人民予我協助，使我全國團結保衛羅斯福總統前以卓越的言辭所闡明的各種理想。我亦願告我美國同胞及全世界愛好和平及自由的人士，我將以我全部精力及整個心靈支持並保衛上述理想」。這次演說，一方

面在表明他自己的擔憂，希望全美國人民予以協助，另一方面則在消除其他人士的擔憂，後繼人是有決心繼起完成羅斯福的理想。

杜魯門的堅定決心，我們是毋庸懷疑的，他已經向全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士差不多以立誓式的語言保證了，不過，他在執行羅斯福的理想的時候，其趨勢將「稍偏於右」罷了，華萊士的落選，和杜魯門的當選為副總統，民主黨當局在當時或許已經顧慮到羅斯福的康健問題，換句話說，杜魯門的作用根本就是在調和左右兩派，而採取不左不右的中庸之道，民主黨各派此後或許更形團結，這是我們可以推想得到的，除此以外，杜氏會在國會服務達十年之久，自然易於博得國會的好感，換句話說，此後或許可以避免過去羅斯福對國會的關係緊張的景象。根據上面的理由，我們可以預料，杜魯門的執行羅斯福的理想，或許比由羅斯福自己來執行，更能圓滑地易於進行些。

但是，無論如何，羅斯福的去世，確給予美國和全世界一個不可補救的損失。因為羅斯福實在太偉大了。他的一生是一部奮鬥史。他雖是世家子，但勤奮過人，厭惡做一個「上層階級的寵兒」。他開始政治生涯，便做了民主黨員，一個東部美國紳士而做民主黨員，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亦從此可以見出他的勇氣的不可限量。威爾遜當選總統後，他做海軍部次長，他就不顧一切的從事建設「強大海軍」。第一次歐洲大戰中，美國海軍所以能够應付裕如，他的功勞最大。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他和威爾遜同返國內，他始終不移的為國際聯盟的理想而奮鬥。一九二一年，他突患癱瘓症，他就開始和他的殘疾奮鬥。邱吉爾曾對此表示無限的佩服：「羅斯福總統深受身體缺憾的累，但他似能強自支持，經過多年的紛擾與艱困，此誠不能不謂為奇蹟，像他這樣身受殘疾的人，而能投身於艱險與不斷的政府紛紛之中的，千萬人中無一人，能作此嘗試，已屬千萬人中無一人，而能成功的，更屬一代無雙」，對於政治生涯的艱險，邱吉爾知之最深，因為他自己曾經體驗過，所以他的恭維羅斯福的話，可以說是為最

確切適當了。一般替羅斯福作傳記的作家，亦以這一點說明羅斯福的奮鬥精神，認為他的一生中，不知道所謂不能克服的事情。一九二八年時，他當選為紐約州長，他就開始為社會的進步和福利奮鬥，例如減輕農民賦稅，實施保護工程，和廣泛植林等等。一九三二年他當選為總統，他就開始與經濟大恐慌奮鬥，他鼓勵美國人民道：「我們唯一要怕的就是「怕」這個字」，他又向美國人民宣佈，他的政綱是「新政」。「新政」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巨大的嘗試，一開始便頒行了一套緊急措施，例如「緊急銀行法」，強令所有黃金交予政府，對業務困難的金銀機關予以援助，保障存款人資金，便利現金週轉等。此外有農業調整案（穩定農村收入），聯邦担保法（使所有證券交易合乎法規），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聯邦緊急救濟處，緊急運輸法，公共事業局，工務促進處，商品信用公司和全國復興法。「新政」雖然引起許多大金融財閥的不滿，全國復興法又由最高法院判決為無效，但他終於把經濟的大危局挽救了。「新政」的一切緊急措施，嗣後一一擴充為永久性的社會立法。「新政」的理論，終止無政府自由放任主義，而採取國家負責主義，嗣後亦逐漸為全國所接受了。他很早就預見到歐洲和遠東的戰爭危機，一九三六年日德反共協定締結後，他就斷定這協定「名義上雖對蘇聯，但事實上是一個反對自由世界的法西斯聯盟」，他就準備美國參加國際舞台，並開始和國內的孤立派作激烈的奮鬥。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芝加哥演說道：「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的波及，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收效」，接着他勇敢的提出「疫病隔離」的主張：「破壞法律的行為是與傳染的疫症相似的，會蔓延全世界，有知無已。當疫病方興之際，社會人士固知贊同隔離病人，以保護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他的意思無異是說，美國很難担保不被捲入戰事漩渦，所以應該有所準備，而目前唯一可能的辦法，祇有明白表示其態度，他要求國會廢止中立法的軍火禁運條例，不幸為國會所拒絕。是年九月希特勒侵入波蘭，第二次歐洲大戰遂正式爆發，當下半年四月德國侵入丹麥挪威後，他立即下令佔領格陵蘭與冰島，同時與國內孤立派奮鬥，爭取援助被侵略國的辦法。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他致國會咨文道：「美國當前最有貢獻而迫切的任務，就是將自己變為一個既可為自己，復可為友邦的兵工

廠。……讓我們來向民主國家進一言：「我們美國人對於你們保衛自由的奮鬥異常關切，我們正以我們的精力，我們的資源，以及我們的組織力，來增加你們恢復和平維持自由世界的力量。我們將源源不絕的把許多船隻、飛機、坦克和大砲送給你們，這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的保證。」……」。當時，德國的氣運不可一世，法國已經崩潰投降了，只有英國仍在艱苦單獨抗戰，羅斯福的保證，給予邱吉爾以無限的勇氣。是年六月，德國轉而進攻蘇聯，羅斯福立即聲明租借法適用於蘇聯，這亦給予史太林以十倍的最後勝利的自信。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開始直接對日作戰，第二次歐洲大戰大名符其實的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間，羅斯福一方面領導所有人民和資源動員起來，為進一步澈底動員起見，他曾提出國民服役法，但不幸未為國會所接受，另一方面則為團結盟國和奠定戰後世界和平起見，不惜以老病之軀幾度奔走海外，終於在克里米亞會議返國後，因勞瘁過度，突得強度腦溢血症而溘然長逝了。一般人都說羅斯福是在「工作中死去」，並非是過譽之詞。

他是言行合一的人，所以只有從他一生的奮鬥中，我們始可見出他的偉大崇高的理想究竟是些什麼，和對美國與全世界的價值何在。他的一生，就是他的理想的說明，而他的理想，就是他的行為的指針。為了使我們更清楚他的理想起見，所以很簡略的把他的一生在上面作扼要的敘說一番。

他的理想和行為，不但影響美國，並且影響全世界，所以他够得上稱為一個世界範圍的政治家。這樣一個政治家的理想，我們決不能用三言兩語來敘述它，不過，我們何嘗不可提綱挈領的歸納出幾個大原則。

他的最高理想是四大自由，他自己曾說：「我們預期世界的基礎，將建築在四種人類自由的重要因素上。第一是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遍及世界各處。第二是宗教信仰自由，遍及世界各處。第三是生活需求的自由——這以世界立場來說，就是一種經濟的諒解，使居住在每一國家裏的人民，得到一種健全而和平的生活，這也要遍及世界各處。第四是無所戒懼的自由——這以世界立場來說，就是全世界普遍減縮軍備，使沒有一個國家能够侵略其隣邦，這也是要遍及世界各地。」

這個最高理想，應用於美國內政方面，就是民主制度，但這民主制度

是有經濟民主的內容的，關於此，他曾說：「我會提出我們所認為美國的經濟民主權案……這些經濟上的真理，代表第二個民主權案。」（第一個民主權案當指政治民主權案，作者附註）在此案之下，可以為一切人民，不論地位年齡或信仰，建立一個安全繁榮的新基礎。在這些權利中，最基本的且為其他權利大部所藉以實現的一個權利，是能在一國的工廠，商店，礦場或農田之中獲得一個有用並有報酬的職業權利。而美國公民的其他經濟權利，如適當住宅，良好教育，良好的醫藥看護，社會安全，合理的農業收入，亦能一一實現……」（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致國會咨文）為了使這些權利成為事實，他又指出了許多今後美國應做的工作：第一，戰後必須藉政府所發揮的平時效能，以保持充分就業，這便是說使人民的需要和購買力達到一種水準，使其足以代表戰時政府的需要，（因為在戰爭中達到了充分就業的程度，其最大原因是由於政府收買全國所能生產的一切作戰物資）。第二，必須增加出口貿易，使其達到戰前的水準，（這是使戰後不發生經濟危機和維持充分就業的一種方法）。第三，盡量倚賴私人企業，供給職位。（運用私人企業，便是根據自發自力的競爭，不致有獨佔和加送爾的 unnatural 現象的發生）。第四，保證企業投資，為小企業以及生產事業的擴充，獲得機會，獲得資金。第五，新設施，新工廠和新裝備，以擴充平時生產能力，同時也需要大量經費的支出，（這筆經費，除由私人資本撥正常投資路徑取得外，政府本身亦應負擔一部分責任）。第六，大規模開發天然富源以及其他有用的公共工程，例如田納西河流域的經營，給予企業許多新的刺激。第七，充分利用民用航空，和所能生產的汽車，建立成千的航空站，並整理全國公路網。第八，住宅建築。第九，城市新建造。第十，修理農業工場。第十一，社會安全，衛生和教育計劃等。從羅斯福所指定的工作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所採取的政策是經濟擴展的，政府負責的，和有全盤計劃性的。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的最高理想，若應用於國際方面，就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和邱吉爾共同宣佈的太平洋宣言：「一、我們兩國（英美）不企圖領土的擴張或其他的擴張。二、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三、尊重各民族有決定其所願以生存的政權的

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有主權與自主政府。四、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亦不論其為戰勝者或戰敗者，對於貿易與原料的取得，均享受平等待遇。兩國對各國現有的租稅亦尊重。五、希望促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的全面合作，以提高勞力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六、以納粹專制宣告最後的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人類享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七、所有各民族應可在公海及太平洋自由往來，不受阻礙。八、兩國相信，全球各國無論為實際或精神上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因為國際間倘仍有國家繼續使用海陸空軍軍備，在其本國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和平萬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不久的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軍備之解除，實屬必要。向時兩國嘗試行一切切實的措施，以減少愛好和平各民族因軍備關係所忍受的重大負擔。」他和邱吉爾史太林兩巨頭周旋時，始終堅弄太平洋風潮問題，並重申對於大西洋憲章中的原則的信心，可說是羅斯福的勝利。關於大西洋憲章，雖然有許多人提出批評，甚而有人認為沒有規定各民族所自決的政權必須是民主政體，並且目前某強國的行為，顯與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不合，所以大西洋憲章與威爾遜親王號一同沉入海底去了，但平心而論，大西洋憲章諸原則則是建立世界和平繁榮與民主的良好目標。羅斯福自己曾稱之為「十誡」，並且說：「大西洋憲章的宣言，並沒有一些能夠應用於當今每一世界戰事紛雜局面的規章，自保事實。但是它能夠包含着我們所能企望的目標，自不失為一個良好而有益的東西，為一個必需的東西。我們不會躊躇，我們要利用我們的力量，而且立時利用，盡人力上所能的程度來實現。」

為了實現四大自由，在美國本身說，除保持美國人民在大戰中所重申的民主信仰外，應該實行經濟民主權案，擴大生產，擴大社會安全制度，參加國際政治，以及實施普遍軍事訓練，因為羅斯福深知「無強大的美國，便無持久的和平」。為了實現四大自由，在外交方面講，應該實現大西洋憲章諸原則。而實現大西洋憲章諸原則的基本條件，第一是聯合國家（下接第八頁）

# 希望在我们自己身上

關夫

## 內政漫談

十四日美國調人馬歇爾八上廬山，十七日重返南京，十九日「以備忘錄一件，交與中共代表團，內稱政府已拒絕中共召開軍事三人小組的建議。」

同時，本市十六日文匯報載：「據關係方面透露：政府全面攻擊部署已告妥當，決定攻擊目標為七條鐵路線與三大城市。」所謂七條鐵路線，即：津浦路、平漢路、同蒲路，正太路、平綏路、長春路及膠濟路；所謂三大城市，即：哈爾濱、張家口和淮陰。

於是有人說：「和平絕望已成定局！」

其實這些事實全不是新的發展；所謂：「和平絕望」之成為「定局」，也并非是從今天開始的。自從有人不相信民主中國的實現乃是實際的必然，而却相信武力可以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的和平就已經給注定了要受到破壞的統。許多愛好和平的良善人士，曾經希望那些專制的黷武主義者能够幡然覺悟，曾經希望中國能够經由國共談判與政協會議，實現民主與和平。但是事實却早已證明了，良善人士的希望不但全給粉碎了，而且也被利用了；黷武主義者（國內的乃至國外的）申謀利用了中國人民對於和平談判的希望，利用了種種和平談判掩護其在中內戰的部署，掩飾內戰，以欺騙世界，欺騙中國以及美國的人民。今天早已成為「定局」的「和平絕望」，無

疑的是更加顯著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已離京來滬，並於廿八日對聯合社記者發表談話，說：「本人已暫時退出南京政治談判，不再與中國政府及美國代表進行『無意義』的磋商。」現在「掩飾中國內戰情形，使中美兩國民衆不能獲悉真相」的「磋商」，已因周恩來的宣告退出和平談判而告中止，我們中國人民以及美國國內的人民理應可以從此獲悉中國的真相，而知道應該怎樣自處了！

然而，慣於愚弄人民的人們却似乎不肯放手。在馬歇爾八上八下廬山之間，重開政協綜合小組的空氣又瀰漫了一時，在人民普遍地絕望的心情上，又給掛上了一線希望。在馬歇爾正式拒絕召開三人小組之後，「傷美方調人仍努力不懈，其調處之興趣并未因目前的嚴重而稍減。」據說，馬商兩公於廿日一處會商之後，已在原則上決定：依然要促成五人小組會議，不過五人小組的任務將予擴大，除商討改組政府問題之外，也商討停戰問題。

——讓整個中國處在戰火瀰天，毀聲震地之中，但是「和平」却不容給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認為已經成為絕望的。這個胡盧裏究竟藏着甚麼藥物呢？不幸的是：這樣的掩飾，一開頭就現出了許多漏洞：既說要召開政協綜合小組，却又非正式通知開會；既說要召開三人小組，却又決定五人小組也可以商討停戰問題；這又是甚麼花樣？「吾誰欺？欺天乎！」

好在，在他們看來，「和平」原只是一種掩護，如果給戳穿之後，誰也不願意參加伴演了。那裏談談獨腳戲也未嘗不可以獨資一時，雖然沒有對方的談判確實是不免太不雅觀了。那麼他們的用意何在呢？用意就在於這裏：第一，「和平」既尚未絕望，那麼美國調人的調處也當然不算失敗了；第二，「和平」既尚未絕望，那麼內戰也不妨繼續進行，以便將主席於「時機成熟時，發佈停戰令！」

就時間方面說，政府已經宣佈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而且一再聲明不再延期了；這樣，如果政府不敢把中國分裂為二，他就必需於十一月十二日之前，獲得這個「時機」。第二主觀的願望方面說，政府顯然希望打通七條鐵線，拿下三大城市，以便造成既成事實，吳鼎昌最近曾經表示，中國的政局在一個月之內當可澄清。這個說明似乎反映出了政府當局的願望：要在一個月裏面，造成其所希望達成的事實。所以，所謂「時機成熟」也者，就是要儘一個月的時間，在「和平」希望不絕如縷的掩飾之下，並且以軍事的力量，也就是內戰，攻佔預定的目標，並且完全達成任務。

但是，他們却忘記他們還有嚴重的困難，那就是：第一，在一個月期間能够打通七條鐵路線，拿下三大城市麼？第二，憑軍事力量造成的既成事實能够實現中國的「統一」麼？第三，軍事力量之普及不統軍事的發展究竟如何，在軍事力量之不能完成「統一」時，周氏已經明白表明：「即使中共恩來的談話中，周氏已經明白表明：「即使中共失去張家口，哈爾濱、淮陰及其他鐵路線主要城市，共產黨亦決不向國民黨屈服。」胡盧裏面的藥物縱使算是好的貨色，其奈不能對症何？我們應該深切斷所有對於「和平談判」的希望！顯而易見的，這些人們具有一種「貫的態度，即蔑視現實而沈溺於自己的精願的想法

# 華萊士演說前後

## · 從輿論看世界 ·

華 叔 甫

羅斯福離開這世界已經十七個多月。在這些歲月裏雖然德國已經投降了，日本已經投降了，聯合國機構已經建立起來了，歐洲和平會議也在舉行了。可是世界人民所看到聽到的只是原子彈爆炸聲，金元外交聲，佈置基地網聲，海軍大演習聲。羅斯福所昭示人類的四大自由，特別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已經被這些噪鬧的聲音完全掩沒了。美國掌握着原子彈的祕密，美國在施展金元的威力，美國在世界各處佈置基地網，美國在各大海洋舉行海軍大演習，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誰還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九月十二日華萊士在紐約發表的演說，就是爲着爭取這「免於恐懼的自由」而發的。早在八月二十三日，華萊士便會爲着這同一理由而致函向杜魯門總統呼籲。華萊士是美國現內閣中碩果僅存的羅斯福信徒。

在短短的三十年中，美國遭逢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可怕的世界性經濟恐慌。美國雖然有兩大洋海掩護着，有富足的自然资源 and 過剩的資金，而仍然不免於這些「恐懼」的襲擊。孤立主義已經證明不能保證美國的安全了。羅斯福最初就任美國總統，正值世界經濟恐慌最嚴重的年頭（一九三二——三三）。他知道這次經濟恐慌是上次

世界大戰的必然結果，而美國的孤立主義卻仍然把世界推向另一次世界大戰。羅斯福的「新政」雖然暫時消弭了國內的經濟恐慌，却并未能阻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爲着避免這種戰爭與經濟恐慌的循環，爲着使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永遠解除這種「恐懼」的威脅，羅斯福曾決定使美國拋棄孤立主義，而走上世界合作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三強合作終於戰勝了希特勒的納粹主義，這就增加羅斯福對於國際合作的信心。因此從克里米亞會議回國後，羅斯福便向國會大聲疾呼說：「這兒並沒有供給我們袖手旁觀的餘地，我們必須負起世界合作的責任，否則便要負擔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

但是羅斯福在發出這呼籲後不久便溘然長逝了。他沒有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把美國領導上世界合作的道路，使世界人民永遠避免經濟恐慌與戰爭的循環恐懼。

而原子彈的發明，却助長了美國孤立主義者的幻想，正如從前兩大洋海的掩護培養了美國孤立主義者的幻想一樣。從前孤立主義者把美國的安全寄託在兩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上，因此美國的海軍被擴充爲世界第一位，凌駕英日等國而上之。現在孤立主義者把美國的安全寄託在原子彈秘密上，因此他們要在世界各處尋覓基地，展開攻勢外交。在原子彈秘密的支持下，美國

世界大戰的必然結果，而美國的孤立主義卻仍然把世界推向另一次世界大戰。羅斯福的「新政」雖然暫時消弭了國內的經濟恐慌，却并未能阻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爲着避免這種戰爭與經濟恐慌的循環，爲着使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永遠解除這種「恐懼」的威脅，羅斯福曾決定使美國拋棄孤立主義，而走上世界合作的道路。

如，此對國共問題如此，而對於民主建國的問題也是  
實所中實要，基，這科民主本國各，在  
實定今日基一基，這的，必要各今  
一能改進得民一，基，這的，必要各今  
定能改進得民一，基，這的，必要各今  
定能改進得民一，基，這的，必要各今



(上接第四頁)

的團結一致，這不但是爲了作戰應當如此，是爲了作戰所求的勝利和平也應如此。第二是和平的基礎，這又包括了兩點：一是德日無條件投降，關於德國，羅斯福曾說過：「無條件投降，亦等於納粹主義與納粹暴政及其所有野蠻法律制度的壽終正寢，等於消滅德國公私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所有軍國主義的影響，而於納粹的戰爭罪犯，等於爲一種迅速公正而嚴厲的懲罰，亦即等於德國武裝的完全解除，軍國主義及軍事裝備的毀滅，軍火生產的終止。所有武裝部隊的遣散，使會一再破壞世界和平的德國參謀本部的永久解體。在德國侵略下，無辜犧牲者所受的損失，應照樣賠償，無論工廠機器車輛及原料，皆須依照原物強迫其賠償。吾人將避免再蹈上次大戰時的覆轍，要求德國所不能付清的金錢作爲賠償的方式。吾人不欲德國人民陷於飢饉，使成爲世界其餘部份的負擔。」何以我們要如此處置德國，羅氏說得很明白：「吾人處置德國的目標甚爲簡單，即欲促成未來世界的和平。吾人已有甚多經驗，證明德國如能保持或多或少力量能發動侵略戰時，此項目標即不能達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羅氏報告國會克里米亞會議經過)。關於日本，羅斯福亦強調戰後必須加以防範：「吾人對於日本將亦似對於日本不許其保有建立軍隊足以作戰的任何力量，且將加以監護，並將自各委任統治島嶼的土地內，逐出其勢力。美國對於太平洋所有必須防止日本侵略的各國，將接受委託制。」(羅氏在最後一次招待記者席上宣稱)。羅氏的目的，在使侵略者以後不能再起擾亂世界和平，也是世界永久和平的普遍國際機關的建立，因爲羅氏認爲「國際和平與福利，也和國家和平與福利一樣，須藉可以發揚光大的制度才能確保。賴巴敦後樹會議所通過的建議案，是創立上述制度的準備，舊金山會議則欲獲得一個具體的決定，所以羅氏對於舊金山會議曾寄以極大的希望，他說：「世界聯合國將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新金山會議，吾人希望並預計得一具體的機構憲章，藉以維持世界和平，並使一切侵略勢力永久滅絕。」我們相信舊金山會議各國代表一定多少可以符合羅斯福的厚望，不然真可以說對不起這位偉大的政治家！關於羅氏本人對於世界和平機構的理想，我們最好引證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的聲明：「吾人必須訂立計劃，成立包括一

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並藉國際合作，建立各國間保持和平與友好關係所必須的安全與福利條件。因此之故，吾人認爲此一組織應爲代表一切國家的機構，具有廣泛責任，以促進國際合作。吾人又認爲該組織中必須設立一個委員會，由它代表一切國家的機構，每年選舉一次，其中必須包括四個大國，以及適當數目的其他國家，此一委員會將負責解決國際糾紛，並應付威脅和平的事件。此外尚應有一國際法庭，處理一切有理由可述的糾紛。……吾人贊成成立有效的協議與辦法，俾各國能按其能力維持相當武力，以應防止戰爭的需要，使任何國家無法備戰。並於必要時，以此等武力從事聯合行動。吾人面對之敵人一旦失敗，凡此等等，均屬可能實現。並應以有效措舉，使彼等無法再行製造戰爭，然後和平世界的希望，即將繫於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之手。此等國家，無論大小，均須各按其能力，負起責任，共同合作，維持和平與安全」。在這聲明的背後，羅氏有一套一貫的理論，我們不能否認權力在世界政治中，和國內政治中是一個因素，但是權和責必須連繫起來，而且必須在公共利益和至善主義的範圍內，維護本身，使本身有價值。所以今後國際的基本問題，在強國的團結，不然一切無從談起，因爲強國始有權力足以左右國際政治，但強國如果只知權力，而不知有責任，這就是誤用權力，也才是真正的所謂「強權政治」，我們就勢必再走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悲慘道路，強國如果明瞭自己的責任所在，則所謂勢力範圍等觀念，自然不致蔓延成長。羅氏在克里米亞會議經過報告中曾說道：「世界主要國家如不繼續合作，共負解決可能危及世界和平問題的責任，則此種發展，或屬無可避免。」強國的責任如何呢？統而言之，一方面是本身以身作則養成民主作風，另一方面是培養各國的民主力量。國家同個人一樣，未必觀點相同，所以強國不應堅持己意，而須在互相諒解的空氣下，訂下決心與觀點與本國不盡相同的國家合作。羅氏曾說：「最後決定將常爲相互讓步與協調的結果。美國將不能永遠堅持實行其主張，蘇聯或英國亦然。」關於培養各國的民主力量，理由是很簡單，因爲任何國家，一旦民意可自由表現，強國即無責任的可言了，羅氏關於這個問題在「一月致國會的咨文」中說得很清楚，我們可以引錄於下：「我們對於流亡政府，對於地下軍領袖，



## 我們反不如戰敗的日本嗎？

萬武

本來一個戰敗的國家，既有亡國滅種的恐懼，同時并有作牛馬的痛苦，令人一經回憶，實有不可終日之勢。但是今日的日本，它反得到了安樂。茲就經濟上來說，向來超過戰費兩倍以上的軍費，可以省了下來，從事於建設。就人力上來說，移各戰場上的兵士，而從事於生產。就治安上來說，自美軍公駐以後，盜賊減少，人民享太平幸福。就黨派來說，它沒有擁軍的黨，來實行自相殘殺的內戰。且它有美國人來同它打算計，如何可以達到民主。更就它的需要，指定中國領海，做它的漁區。或者不久的將來，取得美國人的信賴，而代為管理某某區域。試問凡此種種，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有一分及得日本的嗎？我們自從九一八以後，所過的是甚麼日子？抗戰了八年，居然給我們等到了最後的勝利，現一年多了，但是退伍的有幾個軍人？軍費省下了多少呢？從前不肯拿來同日本人拚的家業，今天居然拿來與異黨異派，作孤注一擲！家裏的事，兄弟兄弟，不願從長商討，一定要授權外人來公斷。假如不服外人公斷的時節，是否請公斷者，加入以武力解決！給友邦人士卑視，目為「壞政府」為中國的傳奇，罵得狗血淋頭，惹出了共管代管的論調。吾國執政者，對之視若無睹，恬不為怪。更有賣身投靠之某某輩。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而搖旗吶喊，唯恐天下不亂。連呼籲和平請願的代表都要挨打，主張民主的人，李公樸、聞一多等都要暗殺。不知是何居心？況馬某人受了美國人退回庚子賠款教育成名，而反去指摘美國，為大逆不道。彷彿是受了美國人的恩惠的，對於美國人的一切，都應該服從。試問凡是留學日本的，都不應該抗戰了嗎？某某人是不是反美？美國人的某一種行為，是不是應該指摘和反對呢？我以為與其說中國人程度不夠民主，還須再調的話，那還不如簡直將中國交與國聯來共管代調；或者一二十年之後，有點希望。請看印度、菲律賓不是先例嗎？我們的貴黨訓練了若干年，我自覺得貪官污吏積錢的技能，的確是高不可及。貪污的老爺們遍地皆是，試問懲治了若干年，自命風頭的某某主任，最初推做不知，反怪人不可信。後來說的人太多了，他又改口說：「他們大家都是如此，我又有何辦法，事情鬧到了最高領袖處，也不過是一紙文告以了之。」我簡直敢武斷的說：現今的官吏，除了一二個自殺者而外，很少是廉潔的。因為廉潔，就活不下去，所以不能貪污。貪污的莫不得到上級的默許，與社會有原諒。筆者深入民間廿一個多月，到處的老百姓，都希望有真命天子出世，他們在此二十世紀尚有此等頭腦，雖說不可怪，但換句話來說，老百姓腦海中只有安居樂業四個字，其他都不值得一顧。現在經濟已鬆破產了，若是長此下去，老百姓真是活不成了。孟子說：「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我覺得這不是腐儒的話，值得吾人注意的。我希望和平。我希望安居樂業。希望人民在死亡道上掙扎了八年，吃盡了苦頭的今後，得到休養生息。我不得不喊出了以下的口號：

(一)我要民主，(二)我要安居，(三)反對內戰，(四)大量復員，(五)節省軍費，救濟農工。不然的話，則謂多賜個原子彈，一同下地獄去，由至公無私的閻羅包老來管理。

以及對於那些比我們更受痛苦的盟邦，負有責任，雖然不一定是立法的責任。我們和我們的盟邦曾宣佈過，我們的目的在於尊重各個國家選擇如何生活的權利，並且要使那些喪失了主權和自治能力的國家重行恢復這種權利。但是由於仍然是戰爭俘虜或被迫在德國做工，我們很難想像各民族實際需要的自由表示意志的時候以前或過渡時期以內，我們和我們的盟邦有一種義務！就是要一直利用我們的勢力，不使被解放國家的臨時當局，阻止人民運用自由選擇自由人能生活其組的政府和機構的權利。我們要使我們所相信的成為合理，使我們所喜歡的領袖負責，而使我們所不喜歡的領袖不再負責，那是極容易的一件事。敵對方面的政黨運動，無論它是否為人所諒解，對於我們的工作也沒有幫助。我們的目的在幫助歐洲愛好和平的人民，像良好的鄰人一樣，同住在一起，認識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再孕育下彼此間的傳統的仇恨。在三月克里米亞會議經過報告中，他又說道：「三國將致力促使過渡期內的各國當局能盡量代表其全國人民中的一切民主份子。」由強國的民主作風，使各國民主勢力抬頭，如此之後，「民主和完全的世界安全制度」才能建立起來。

總而言之，羅斯福的理想體系如下：最高理想是四大自由，實施於美國是為政治民主制度加上經濟民權法案，實施於世界是為大西洋憲章原則，其基本條件是聯合國團結合作與和平的澈底。和平的澈底又含兩義，一是德日無條件投降

# 新聞報導與外交政策

林·雷

根據國外潮流趨勢，美國理想，目的，及政策之報導，其需要並未因戰爭終止而消失。因此之故，美議會對國務院之海外報導計畫，表示更深一層之關切。

爲此計畫，前駐蘇大使哈利曼 (Harriman) 等曾出席議會之法規委員會及撥款副委員會。爲執行此項工作，國務院需要款項——一千九百萬元充下年度費用——及權力，此項權力規定在正在法規委員會手中之布魯姆法案 (Blount bill) 中。哈利曼根據莫斯科經驗所得之觀察看法，爲維持海外新聞報導會作有力之辯護。伊五年來曾歷充羅斯福私人代表或大使，遍訪英國，中東及歐洲各國，其觀察所得，更足增加其發言之資格。

爲正確報導吾人之生活方式，制度，理想及目的，蘇聯恐爲最困難接受之一國。蘇聯人民只能接受其政府所允許接受之報導。故其所得者只片斷，甚或扭曲之事實，雖其高級人員亦對吾人甚少了解也。

在蘇聯，私人報紙及刊物絕對禁止發行。蘇政府允許美政府在蘇聯發行一種俄文半月刊，發行額約一萬份。另蘇聯政府允許——或者可以說是獎勵——從美輸入科學，技術及美術等刊物。許多美國小說作品已被譯成俄文及其他蘇聯文字。但總計只能供給些微知識。美新聞協會及其他私家通訊社等亦無法發展之。美政府亦無能爲力。

但無論如何必須設法解決之，因假使無更好之諒解，則避免戰爭之希望甚微也。

爲補充向蘇聯報導之不足，仍可使用短波廣播辦法。蘇政府可能故意攪亂廣播或處罰其收聽者。但此辦法仍有一試之價值。

在蘇聯佔領地域，美國新聞報導，尙比較成功。

在其他國家，美國之報導則頗屬自由。但能允許美私家通訊社完全自由活動之國家，則爲數甚少。蘇聯在國外有其官方報導機關。更重要者，伊有散在各地之共產黨爲其輔佐。本年初，蘇聯即有三十五處短波廣播對外宣傳。

貝倫 (Berlin) 之勝利，已經預示阿根廷行將在南方西班牙語鄰國中發動更大之反美宣傳。其他對美親善之國家，亦各有自私之目的。

凡具有國際經驗之人士，莫不贊成國務院充實海外報導人員之計畫。此等工作包括用外國語短波廣播，設立國外圖書館，充實駐外使館報導人員，放映宣傳影片，及文化交流等等。此種工作在戰時曾發生效用，現時需要仍不稍減。

(葉篤義譯自華盛頓郵報)

因篇幅有限，「華萊士，美國政策，世界大局，中國前途」一文，移下期登載。

編者

，二是和平安全機構的建立。美國與世界互相發生關係和影響，所以美國本身先須強大，而積極負起責任。假使我在上面對羅姆福的理想的分析大致不錯的話，我們就可見到美國新總統杜魯門的諾言和所負擔的任務是多麼的重大啊！全美人美應該協助他，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人民也應該協助他，庶幾可以建成世界普遍的自由，和平，安全，繁榮和民主！

白旭著

## 論體 附「唯識」新解

對於純粹哲學有興趣者，不可不讀。再生社或生活書店均有發售。定價二千五百元，八折優待。

## 再生

每星逢六期出 實售國幣四百元

主編者 再生社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三四號  
 印刷者 聯合印刷公司  
 電話 九三四五七

# 莫洛托夫呼籲特里雅斯特駐軍之撤退

九月十四日莫洛托夫在和會上費時六十八分鐘，呼籲意大利政治及領土委員會採用蘇聯對於特里雅斯特法所擬草案，而放棄英美法之草案；莫氏更以在國際問題中忽視蘇聯或中國或法國之危險，警告各國。

莫洛托夫宣稱保障國際間之和平與安全之惟一途徑為大小國家之合作；並謂：「假如意見確有分歧，吾人亦須尋求克服此種分歧之途徑；同時在大小國家之間造成合作、應以不忽視任何大國之權益為原則。」

在以上一句中，莫氏意指否決權之運用，彼認為澳大利亞有廢止此種之企圖。蘇聯對特里雅斯特之建議為：

- 一、特里雅斯特自由區，須中立並不武裝。
- 二、一切外國軍隊在對意和約生效後，卅日內撤消。
- 三、保證有利於特里雅斯特自由區經濟發展之情況，自由區與南斯拉夫之間，應保持合作（諸如關稅聯盟，特里雅斯特自由區中鐵道之共同管理等）。
- 四、特港之國際管理，須令該港及其運輸工具為國際間之貿易平等享用，相鄰兩國——南斯拉夫及意大利——更須在港內各得自由地帶。
- 五、總督須負責監視自由區法規之遵行與否。
- 六、立法權應為人民議會所行使，該會之產生出於平等，直接，及秘密之全民選舉。
- 七、行政權應授予自由區政府，該政府由人民議會選出，並對議會負責。自由區之區政由政府管理——一切行政機關附屬於政府，即警察及邊防，海岸守衛亦不例外。
- 八、意大利公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居住該地，至對意和約生效之日仍居留該區者，得享有特里雅斯特公民權。然此項權利不適用於法法西斯黨之積極支持者，戰犯，服務於意大利警察者，及一九二二年以後自意大利派來之政府官員。
- 九、英、美、蘇、法之代表，須組成一同盟國委員會，在和約生效之日後，成立特里雅斯特自由區之臨時政府，在此過程中，同盟國委員會應聽取當地民主政黨及團體之意見。
- 十、臨時政府之特殊任務，為在三月之期間內準備人民議會之選舉。在莫氏之演說中，彼謂：「我人不可視特里雅斯特自由區為一殖民地或有類似性質之區域。更不可以視之為任何列強之軍事根據地。」

論及特里雅斯特自由區之法規，莫洛托夫謂四強所不能同意者為權力應操諸人民或總督。而外長會議之決定為行政權及立法權應依據民主之原

則。

「蘇聯代表團所根據者為外長會議之決定，並認為其所擬關於特里雅斯特自由區法規之草案，系與外長會議所定原則相一致。」

「英國、美國，甚至法國之草案，就某一方面說，乃將大權授諸總督，而非人民全體。」

莫洛托夫批評英國所草擬之法規，謂在該情形下，三個非特里雅斯特人——總督，副總督，及安全管理專員——亦將加入政府。莫氏更將特里雅斯特總督之地位與有權選擇部長並可同意或否決立法之印督相比較。莫氏宣稱在英國草案之下，自由區將完全為總督所治理；莫洛托夫引用西席爾羅得斯之語謂英國之態度乃「當地居民應被人視作兒童，而專制制度應加諸英殖民地。」

莫氏謂：「我人所感覺最大與最者為有實現之可能之原則。我人以為惟有曾在印度及南非洲實現之原則始能應用，且不以為惟有上述原則始應實現。」

比較希，保附國對於君主問題之投票，莫氏謂：「希臘國王之重返乃以圓滑之手段，假諸外國軍隊之壓力造成者。而保加利亞之投票則不同。」

「忽視蘇聯，或中國，或法國在國際事件中之關係，乃一危險之途徑。惟有大小國家之合作——始克保障國際間之和平與安全。澳大利亞反對否決權並欲設法打破聯合國之基礎時，即蹈上此危險之途徑。」

「世界上有種種保障大小國家之合作，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國際組織之創立，以此次為首。如有意見分歧時，我人必須尋求克服此等分歧之途徑；大小國家間之合作應以不忽視任何大國之權益為原則。而澳大利亞則欲使我人重新走上國際聯盟之破產之路。」

莫洛托夫聲稱：「國際聯盟之行為，引起慕尼黑事件及二次大戰，」又謂：「如否決權為各國所摒棄，則急於形成新列強集團之人又取得一機會，例如英美集團之形態，即足以劃分勢力範圍，或忽視其他愛好和平之國家之權益。但此種企圖決無任何成功之可能，因彼等已註定須遭受失敗，一如過去所昭示者。」

「前此威尼威克斯（波蘭代表）曾呼籲委員會同意南斯拉夫之要求，俾南斯拉夫與特里雅斯特締結關稅聯盟，以割斷高里齊亞與意大利間之聯繫，並將自由區之外交權置諸南斯拉夫手中。莫洛托夫說：「我人不應重複但澤之錯誤。」

（國超譯）

# 原子彈是一紙老虎嗎？

·勞倫斯·

本文作者目睹原子炸彈爆炸凡四次之多，即除廣島一彈以外，彼無不在場。作者本服務於紐約時報，後為國防部聘任顧問，負責原子炸彈部份之對外聯絡事宜；因得目擊新墨西哥之首次試驗及長崎之轟炸，最近彼復參與兩次比基尼試驗。在社會一般人士對原子彈灰心，且認為牠不過是紙老虎時，作者指出：認為原子彈沒有澈底毀滅地球的能力之觀念之錯誤；並暗示原子彈之一部份影響，係因避免引起恐懼而故意掩飾的。譯者附識。

兩次原子彈爆炸所引起的騷擾，已經過去，牠們的結果，和他們在國內國外的意義如何，是我們現在所應該慎重考慮的。不過，要斷定這兩次比基尼試驗的價值，我們不能僅僅計算原子彈對安置在不同距離的各種軍艦的影響。

熟知原子彈的鉅大毀滅力的一些科學家，會用去去年一年的力量，喚起公眾對人類文化當前危機的警覺；他們以及對原子炸彈之發展有密切關係的其他人物，感覺到：今日之下，斷定一般人對這個大得不可以再大的問題的態度如何，而比基尼試驗所引起的事實對他們的態度的變化又如何，乃是較前者更為重要的問題，從這方面看，比基尼的試驗僅僅促成世界上錯誤的悲劇；而且這個悲劇，若非我們及時加以阻止，會使我們受累無窮。

從比基尼回來的人，看到一般人對原子彈問題的態度的鉅大轉變，都大為驚訝。在比基尼試驗以前，原子彈是全世界人所恐懼的新宇宙力，因為它能集中在一個小盒子裏，能毀滅一座大城市，能陷十萬以上的人於死傷，還可以不費一彈

使五百萬大軍投降。而試驗以後，這種恐懼心理大部消散，反而被一種不切實際的寬心的情緒所取而代了。普通的人民在過去一年間好像過着夢魔的生活，到了現在都飢不擇食地急於抓取一種即使是最需弱的方法使他能恢復心靈的寧靜。他們起初預測的，是一枚炸彈就炸沉了全部試驗艦隊，將船上一切生物致死，把海底炸出一個洞，而且形成潮浪漫延數千哩外。他們還聽到別人說，參加試驗的沒有一個能免於死亡。可是以上幾項，一樣也沒有實現；而在他們看來，能讓他們斷言原子彈也不過是一種武器，却是求之不得的。因為真能如此，這問題就祇涉及軍事，而不是普通百姓所要擔憂的了；至少，一般人民的確是如此感覺。

這種態度多麼荒唐！在杜魯門總統屬下兩個機關於八月二日呈交總統的報告中便已將它表明了。然而，這兩個報告是否足以抵消這種損失，還是問題。因為單單這個因素便超過我們從比基尼試驗所得到的一切收穫了。今日世界所需要的是再作幾次原子彈試驗；而比這個更重要的，則是

要喚醒世人，使他們知道原子彈不僅僅是另一種武器，能由我們的軍事人才設法禦防的，而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澈底毀滅性的力量。除非人類能想法控制原子彈，異日一定會因為他遭遇到文明的毀滅。

雖然這些發明原子彈而且懂得牠的力量的大科學家一致地發出警告，直到原子彈在比基尼試驗兩次，這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始終沒有進入全世界人民的心理。就是代表大國的人物也還有一部分不能使他們的警告裏把握到這種深刻的意義。比基尼試驗至少暫時地將人類對這世界空前的危機的注意力轉移了。

總統的調查局所沒有特別申明的一點，就是未來的戰爭所用的原子彈不是一顆一顆而是以千百計的，J. Robert Oppenheimer 博士，新墨西哥 Los Alamos 區原子彈研究工作之總負責人，說過：在不太遠的將來，原子彈就不難製造，而每彈的費用不致超過一百萬美元。地殼裏有的是鈾和鐳，所以祇要建立成功合用的工廠，原子彈就可以成千上萬的製造。雖然現在原子彈製造的祕密大部還在我們手中；但是別國在相當短期時間內，也許是五年至十年，也一定可以得到這種祕密了。

比基尼試驗給予了我們的戰略家們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教訓，也是總統所拿到的報告中所沒有涉及的。看到比基尼艦隊頂上致死的雲霧，作者認為像過去在北非、意大利、與薩曼第用過的兩棲進攻術，今後對任何擁有原子彈的敵國是絕對無法應用了。幾顆原子炸彈在空中和水裏爆開，就可以把一切進攻的船隻擊沉，甚至於殺害每一個船上

# 巴黎和會內幕

· 蘇生 ·

(五)

十一日休會一天，十二日上午重開。由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任主席。當場一致通過邀請阿爾巴尼亞、墨西哥、古巴、埃及出席討論對義大利和約之大會及各項委員會，以「表達彼等之意見」。

先是，和會因程序及對於修正案之投票方法，爭辯達二小時之久。英國於最後決議時，企圖使奧地利包括於被邀請國家之內，但旋撤回其建議。會中無人動議邀請伊朗出席。按奧國與伊朗俱會申請加入和會，但為時較遲。關於和會使二十一國以外國家，得以何項最妥方法出席陳述之爭辯，為時已達二日，一般認為十二日之決議，為一方便之門。預料會對軸心國宣戰而並未出兵歐陸之國家，將紛起要求加入和會。

晚間會中，關於如何制定議事程序一事，又引起冗長之辯論。此事首由南斯拉夫代表提出，謂議程應先由秘書處擬定，然後由現任議長徵得其他三議長之同意決定之。英國主張議程可全由秘書處處理，而無需議長之干預。最後決定，大會議程先由秘書處擬定，再取得現任議長之同意。今日上午和會，出席代表人數不多。關於和會請南斯拉夫代表對義大利總理加斯基貝多聲明加以答覆一事，議長貝爾納斯謂除非和會特別允許，南斯拉夫以外之其他代表不得於會中發言。維辛斯基起而反對，謂今日會議中並無此項規定。亞

歷山大即稱：「如每次敵國代表申述意見後，每國代表皆欲發表其整個意見，則至九月十五日，余等仍在初步會議中，而聯合國會議則將近開幕矣。」亞氏繼稱：「世界各國皆待吾等之詩論和約，能有所進展」。討論繼續二十五分鐘後，維辛斯基又申言對義國問題蘇聯應有發言權。又復使用以前辯論之慣技整稱：「今日之討論可節省以後討論之時間」。

和會於本日進入第三週。在上午舉行之會議中，一般多論及和會休會問題，惟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劇烈反對此舉。莫斯科無線電台雖譴責英美延宕和會之進行，但暗示蘇聯集團贊成和會繼續舉行，而美國將聯合國大會延期召開。據可靠消息，若干人士主張和會於九月中休會，而於一九四七年初復會，俾與九月二十三日在紐約舉行之聯合國大會時間上不致發生衝突。

和會今日對於義大利要求減輕和約條款問題，應否繼續辯論一節，爭論甚烈，蘇聯代表維辛斯基且指責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侮辱蘇聯。經貝爾納斯發現議程有錯誤時，爭論即告結束。會議時南斯拉夫代表卡特吉答覆義大利總統加斯貝利十日在和會之演說，抨擊義大利對維尼齊亞亞里埃里執區域之要求，並懇請各代表對「義大利帝國主義政策」勿作退讓。蘇聯代表之堅持繼續辯論。貝爾納斯今日起輪值主席，會依照以前所商定之議事程序，宣布關於前敵國案件之辯論應予延擱，但旋順從蘇聯要求，接受繼續辯論之動議。卡特吉發言畢，維辛斯基指責貝爾納斯反對繼續辯論，實違反一切規則，並為對於蘇聯之侮辱，此種侮辱不能聽其存在，並當開始辯論貝爾納斯

的人。就是有些人僥倖逃過了爆炸與毒煙，也一定會被那種肉眼看不見而能穿過一切的放射致電。假如德國有了原子彈，她就用不着一直鑽到攻擊開始。他們在進攻能以祖國之前，就可毀滅滅全英國。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實，也必須讓大眾明白，更要讓那些還拿原子彈時代以前的外交方法來想來說的政治家明白。原子彈不是用來對付限於幾哩海面上的海軍的戰術武器，而是理想的恐怖武器，用來在戰略上大規模地毀滅城市，工業，與人命。

假如在美國發生了原子彈戰爭，敵國很可能對美國在海上的海軍置之不理。奧本海瑪教授說過：一陣原子彈雨能在一夜之間將我們四千萬人的性命一筆勾銷。這種攻擊可以毀滅我們最重要的工業中心的一大半，而這些工業正是戰爭的關鍵，有了它們才造得出海軍的大砲彈殼，魚雷，電氣設備，以及千萬種為近代海軍必不可少之的行動。它能够毀滅這些船艦必須回人的港口，根據地以及供應站。沒有這些東西，海上的船艦在他們的軍火，食物，與燃料用盡之後，可以說是毫無辦法的。

此外，比基尼試驗除了給予我們一些相當有價值的教訓，還給予了一個潛伏的敵國很可貴的智識。我們用了很大的費用，使他知道一個在空軍中爆炸的原子炸彈「能給予半徑半哩以內之大型戰艦之主幹以頗大的傷害」，而「沒有一隻在一哩距離以內的船艦能免於其本身的一些損傷，及其一大部艦員的嚴重受傷」。

我們更使他知道：空中爆炸原子炸彈能使一

覆核十日會議之紀錄後，立即承認秘書處對於安排議程有誤。大會休會前，貝爾納斯尤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之名，列入議程，以便答復義大利。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委員會發表該會致阿爾巴尼亞之質詢書全文，此一質詢書與暫授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之事有關。委員要求阿爾外長傑柯瓦儘速答覆，按傑柯瓦係駐紐約之聯合國阿國代表。委會提出下列之問題：「阿爾巴尼亞是否認爲其自身已與希臘進入作戰狀態？果爾，阿爾巴尼亞認爲此種作戰狀態應否結束之？阿爾巴尼亞是否準備接受聯合國憲章中關於國與國間領土糾紛之和平解決規定？」

阿爾巴尼亞對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起生效之阿國與其他聯合國新會員國訂立之協定態度如何？是否盼其廢止生效？

下列各項問題本委會已加注意，阿爾巴尼亞對之是否能提供有關之消息？

○八月五日希臘方面會以備志錄一份致聯合國代理秘書長，謂一九四六年年初以還，希臘與阿爾巴尼亞接壤之地區曾發生邊境事件二十一起。

○據報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阿爾巴尼亞沿岸英艦二艘曾遭砲擊。

○據報希臘人民曾被阿爾巴尼亞拘禁於集中營中，阿方並拒絕國際紅十字會代表進入集中營，且對被拘人員橫加虐待。

○阿國對上述一事有何表示，阿方對此項表示又曾採取何種步驟？

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爲羅匈保芬代表陳述對和約之意見，茲舉羅芬兩國代表之言於下，餘從

略。羅馬尼亞發言者乃其外長泰達萊斯古。泰氏申言，羅馬尼亞首先應感謝二十一國之准其飛場場陳述對和約之意見。權乃謂和約草案之未曾承認羅馬之共同作戰國地位，令羅政府感覺遺憾。羅馬人民，相信其在戰爭末期所供給之軍事及經濟協助，得使彼等有提出此項要求之權利。在兩次大戰間，羅馬曾不時反抗德國，但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之事變後，若于賣國之野心家，始加入希特勒之陣容，反抗蘇聯及盟國。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三日，當時戰爭之勝敗猶未分明，但羅國卒又參加盟方，對最後勝利，提出有價值之供獻。其後羅馬尼亞即以三八五、〇〇〇之軍隊及空軍，對德匈兩國作戰，死傷達十一萬人。羅參戰結果，使德國不能在羅馬尼亞境內，組織反抗，使巴爾幹之蘇軍，得以迅速推進，與南斯拉夫會師。羅軍在外雪爾凡尼亞掩護，使蘇軍得在喀爾巴什山後集中，使中歐之門戶得以打破。羅國之參戰，對於保加利亞軍之毀滅亦有重大供獻。羅國之參戰，猶在德國抵抗力堅強之時，對於推毀助德諸國之政治軍力，殊有功勞。羅馬尼亞今希望盟國承認羅國係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廿四日參加盟方作戰，而非於九月十二日始行參戰；並承認羅國不但會向德作戰，亦會向匈牙利作戰，羅軍曾與蘇軍肩作戰多月，故羅國人民，要求此一大會，准許其兵士保留其會爲公理自用而作戰所使用之武器。泰氏繼述及和約草案中之經濟條款，認爲負擔太重，使羅國不能履行。關於賠款問題，泰氏謂蘇聯有權向羅要求全部賠償，但結果僅要求五分之一，故希望對他國之賠款，亦能核減，蓋羅軍根本未曾侵入其他盟國之土地

殊不能支付蘇聯更苛刻之賠理以內無特殊保護的人死傷一大部份；或是因爲中子與放射線，或是受到震傷和因高熱受傷，而水底爆炸能炸沉五百呎以外的戰艦，一千呎以外的航空母艦，一千五百呎以外的其他軍艦。（後兩項的距離是個人觀察的估計。不過外國海軍觀察家當然有更精確的估計。）

我們的試驗更告訴他：除了對船身的大損害外，水底爆炸將一千萬噸的高度放射性的水拋上甲板以及船隻的內部，而這種沾上水的船就成爲「放射性的爐灶」，「能够用看不見，不痛不癢，祇是能致死的放射將一切船上的生物燒死」。

這個情報好像是一份藍圖，敵對的國家由此就可以知道如何應用原子彈於海中的艦隊。他會知道他所需要的多少炸彈，怎樣將這些炸彈加以分配來毀滅港口，船隻，以及所載的一切生物。

我們還要記住，也許原子彈不會再用飛機在高空投擲或是再偷偷地放入水底。V——式火箭的發展也許會在不久之後令火箭成爲將迅速的死亡加諸城市與人民的上選方法；因爲它能在長距離下受着控制以每小時五哩之速度，幾哩的高度飛行。

這些是世界上的人，尤其是政治家所應該牢記不忘的事實。他們必須學着留神科學家的警告，去體會何以原子炸彈是無法防禦的，而惟一的補救就是消滅戰爭，以及國際間對於原子武器的有效管制。

款。泰氏繼述及和約草案第三十條，在相當時期內以最惠國待遇給予各聯合國之規定，認為此舉在政治經濟之範圍內，破壞羅國之主權。泰氏最後聲明：羅馬尼亞決履行其所接受之和約義務，決痛改前非，建立人民社會政治生活之新基礎。羅馬尼亞重訂以後，已消滅今後衝突之可能性，與鄰邦開始協同之關係。羅馬國與英美蘇加強友好關係，願與法國恢復關係，並與各愛好和平之國家保持密切合作，羅馬尼亞決全力擁護聯合國機構，希望大會能協助其完成任務。辭畢，大會乃開始辯論泰達萊斯古之陳辭，首先發言者乃蘇代表維辛斯基。羅氏及捷克之馬薩里克，均贊揚民主之新羅馬尼亞，及其助戰之功勞。

芬蘭由外長股凱爾向二十一國代表陳述該國對於和約之意見，略謂芬蘭已進入新途徑，以謀與東方偉大之鄰國蘇聯從事合作。蘇聯乃寬大的勝利者。芬蘭希望緩和領土割讓及減少賠款。喪失維堡里者割讓蘇聯後，該省人民安插芬蘭境內，實為重大負擔。芬蘭並喪失北冰洋之貝柴摩區。芬蘭受戰爭之損失與蹂躪，大部份為德國所造成。股凱爾代表該國內閣總理畢卡拉發言，僅歷十九分鐘，為五戰敗國發言之最短者。其法操法語，稱本國為「戰敗的民主的芬蘭」。彼演詞中有云，四十九年階級以來，我人推行社會改革，以嘉惠全民，而工人階級之努力，尤有足多者，芬蘭在對德最後戰爭中，驅逐德軍出境，不僅損失慘重，且支出浩大。芬蘭會忠實履行停戰條約。史大林元帥與蘇聯政府對於減低賠款，實甚寬大，吾人切望此種寬大態度之結果，將減輕芬蘭人民之重負。

十五日之主席為王世杰，開會後宣佈立即開始討論以前敵國代表到會陳述之意見，首由南非代表特隆發言表示該國贊成仁慈的和平，並謂余及蘇聯代表維辛斯基與捷克代表馬薩里克，對於羅馬尼亞所提出之意見，殊為愉快，但願見義大利亦能獲得同樣之寬恕，至於希臘，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之冬季，實為我唯一之同盟國，為今之計，唯有消除猜疑之空氣，和平之神聖目標始能達到。

英國代表團團長亞力山大繼起發言，極力反對「義大利尚非民主國之說，並謂吾人對於義大利亦應表示寬大，有人建議減輕羅馬兩國負擔，何以不能以同樣待遇予以義大利，誠令人詫異，外間謂英美兩國企圖控制地中海，實非正確，但英國不能忘懷，予敵人之第一次打擊，非賴英國在地中海之地位不可，保國對於英勇的希臘所提出之要求，余不能苟同，英政府深望義國復興，並允許其加入聯合國機構，和平必須迅速締造，余到會稍遲，雖未能完全聽到芬蘭代表之聲明，但將秘密加以研究，按在戰前，英國與芬蘭保有密切關係。

法國代表團團長比杜爾繼起發言，吾人必須努力調處，俾使歐洲置身聯合國機構以外之各國，均能參加在內，法國對於以前敵國代表所發表之演說，並不失望，但和會內意見分歧殊，難令人滿意，法國最大之目標乃在締造永久和平，故對於各種和約，即無直接利益亦極注意，並深望與義國恢復友好關係，法西斯政體業已崩潰，茲欲重修前好，當屬可能，但法國對於羅國保芬四國和約，亦有意見陳述，法國能與波蘭，捷克，南

斯拉夫暨希臘保持友好關係，殊以為榮，但對於被迫站在軸心國作戰之其他各國，亦無仇恨之意，一俟獲致公平解決之後，各該國均得參加愛好和平國家之國際社會，但目下最困難之問題，既為劃分邊疆及少數民族問題，需要徹底研究，俾能獲致公平解決，要而言之，法國決意繼續採取妥協態度。法國代表演說時，曾獲得各國代表鼓掌。

蘇聯代表莫洛托夫繼起發言，報告自一九三九年以來之芬蘇兩國關係，並謂芬蘇兩國政府進行談話，俾能重行勘定疆界，保證列寧城之安全，為時甚久，但毫無結果，使蘇聯不得不對芬作戰，一九四一年芬蘭進攻蘇聯，三年以來，使蘇聯蒙受重大損失，故欲保證列寧城之安全，重行勘定芬蘇兩國邊界，實為必要，芬蘭雖為蘇聯所擊敗，但未派兵駐守，故無須償付佔領經費，蘇聯同意減少芬蘭賠款，以示寬大，芬蘭一日不為他國所利用，作為敵對蘇聯之工具，則蘇聯即一日不停止對芬援助，關於希臘，在對德作戰期間，亦曾英勇作戰，但余認為余應警告諸君，以防「危險份子及冒險者」之威脅普遍安全，希臘對於羅保兩國所提出之帝國主義者要求，應立即予以消滅，要之，蘇聯代表仍反對和會延會。主席提議星期六午之前全體大會將聽取阿爾巴尼亞，埃及，墨西哥，古巴三國代表到會陳述其要求參加和會之理由，英國代表亞力山大又起立發言稱，余不見有表示異議者，但願將邀請奧國代表到會陳述意見，列在議程之首，蘇聯代表莫洛托夫亦未表示異議。

十六日：今日討論羅馬尼亞問題時，緞西蘭

代表賈丹諾克蘇聯代表發言冗長，以致延遲和會之進行。賈丹以風然憤怒之口吻高呼：「吾人應進行工作，吾人不能坐聽大吹法螺之輩嘵嘵不休。」賈氏之言論係繼維辛斯基發言後提出者。維辛斯基在和會中主張，政治與領土委員會中之投票權應限於實際與羅馬尼亞作戰之國家。賈丹繼稱：「吾人應選任主席，並進行吾人之工作，此乃世人對吾人之期望。」維辛斯基答稱，「予將對紐西蘭代表祖屈之言詞置之不理，吾人從未因憤怒之言辭而告屈服。」按諸維辛斯基所提之建議，將使法國在羅馬尼亞問題委員會之會議中僅得列席討論，而無投票之權。美國代表柯生宜稱，維辛斯基之建議實為越出程序，予未見有何理由以拒絕法國享有完全代表之資格。

今日選出巴黎和會各委員會主席如次：

總務委員會主席 蘭琪（挪威）

軍事委員會主席 那斯哥夫斯基（波蘭）

法制委員會主席 克萊斯頓（加拿大）

羅馬尼亞政治領土委員會主席 孟紐爾斯基（烏克蘭）

芬蘭政治領土委員會主席 皮斯萊（澳大利亞）

亞） 巴爾幹與芬蘭經濟委員會主席 柯台爾（捷克斯拉伐克）

十七日：和會本日上午前廢續開會，仍由中國王外長主席。王氏宣佈今日議程中有二項問題：即一、奧地利聯邦政府要求在大會就奧邊界劃分問題，陳述意見。二、俾爾政府要求參加和會問題。會中接受議程後，英國代表麥克尼爾當即起立發言，為奧地利之要求聲援，蘇聯代表則表

反對。旋以十五票對六票通過，准許奧地利陳述意見。大會繼之討論伊朗之要求，維辛斯基指出各大國應承認伊朗給予聯合國之援助，中國代表郭泰祺擁護蘇聯之提議，指出伊朗為亞洲參加聯合國少數國家之一，美國代表柯生宜解從同。伊朗之要求當被一致通過。王主席於休會前宣佈保加利亞與匈牙利兩個政治與領土委員會，將於本日下午三時開會。下次大會並將由法國總統比杜爾輪值主席。

巴黎和會開會到十七日為止，據大公報特派員的觀察，其結果祇是三強關係日趨惡劣而已，茲錄其專電於後：

「英美與蘇聯在和會中的關係日趨惡劣，使許多代表焦急。在和會開幕的時候，多數觀察家希望三強的關係能够改善，或至少不改變；但是他們現在失望了，不幸的是這種惡化在和會開始需要專誠的討論條款之前已經發生了。要的是他們對於未來歐洲所抱的態度不同，因而關係也很不好。從他們對希臘和義大利問題所發生的辯論，就可以看出英美與蘇聯的政策和原則是如何的相抵觸，就像是兩個不同世界的思想的衝突。」

到現在為止，蘇聯在和會中一直採取攻勢，英美只是防衛，偶然的反攻一下。蘇聯代表譚責英美在談判中失信，企圖在經濟上致化歐洲，支持法西斯份子，企圖從戰後的饑荒窮困的世界中取利。觀察家對為在蘇聯攻勢的後面是什麼，為何採取這種攻勢，以及她希望得着什麼，都很難斷言。沒有一個觀察家真正的懷疑蘇聯不是與任何一個戰勝國一樣的希望和會的最後成功，但是很難明白她如何能在三強的緊張關係中希望獲

得和會的成功。

和會的代表與觀察家都急於要知道蘇聯的答覆，有的相信蘇聯畏懼和會中的多數國家不與她同意，而是支持英美的意見。蘇聯希望在和會中對英美採取外交攻勢，可以獲得幾個支持票，或至少迫使幾個與蘇聯有微妙關係的國家對贊成英美所提之建議，放棄投票。

和會中另一部份人士以為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演詞中所流露的反英美情緒，不過是蘇聯的外交技術，目的在試。美保衛他們的利益與原則的最後立場。蘇聯的外交家當採取攻勢，向一定的方面不住的進攻，直到遇着抵抗。莫洛托夫不過要在和會還沒有討論條約前，試出英美的立場。有的代表與觀察家却相信蘇聯戰後的利益實際上與英美的利益相衝突，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不過在和會中說出了這個衝突。

不論那一個答覆是對的，和會的命運尚未決定，和約仍有被一致通過的機會，但是失敗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最後的結果明顯地要看三強到底能否在和會中消除他們的衝突。」

（特稿）

▲歡迎直接訂閱

▲半年壹萬元

（寄費在內）

▲學生八折優待

本期實售四百元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  
川東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〇七號